

黑白市

长篇反腐小说

官场恶斗，不见硝烟 商界纷争，外明里暗

居高位而堕深渊，求佛佑，佛不应。
临政坛翻覆而不倒，非求佛，寸心知。

殷智元 著

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黑白市

殷智元 著

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白市长/殷智元著. —北京: 中国检察出版社, 2009. 11

ISBN 978 - 7 - 5102 - 0178 - 3

I. 黑… II. 殷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7650 号

黑白市长

殷智元 著

出 版 人: 袁其国

出版发行: 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(100040)

网 址: 中国检察出版社 (www. zgjccbs. com)

电子邮箱: zgjccbs@vip. sina. com

电 话: (010)68639243(编辑) 68650015(发行) 68636518(门市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6 开

印 张: 19.25 印张

字 数: 335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2 - 0178 - 3

定 价: 3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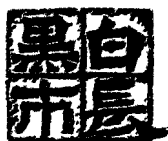
检察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

目录

M U L U

- 第一章 西彤市来了新市长 /1
- 第二章 书记市长深夜倾谈 /10
- 第三章 “乡里人家”土菜香甜 /17
- 第四章 曾盖夜闯发廊 /29
- 第五章 小情侣悠游深圳 /39
- 第六章 何兰芬融入蓝天 /53
- 第七章 新市长整顿矿山 /59
- 第八章 棋局摆开第一子 /65
- 第九章 刘怀玠私查案情 /69
- 第十章 曾铁浪布柔情陷阱 /77
- 第十一章 短兵相接智者胜 /88
- 第十二章 战友，朋友 /98
- 第十三章 柳依人才市场转运 /104
- 第十四章 阿谀局长布陷阱 /115
- 第十五章 好个机灵秦莹 /120
- 第十六章 危急关头书记出手 /129
- 第十七章 拆迁户与西彤市委斗法 /136
- 第十八章 怀瑾二识田耕 /151



HEIBAISHIZHANG

- 第十九章 田耕上访 /166
- 第二十章 刘怀瑜的致富新路 /169
- 第二十一章 刘怀瑜要搞样板工程 /179
- 第二十二章 理想主义者的磨难 /183
- 第二十三章 曾铁浪下狠手 /197
- 第二十四章 申达维歌厅逢美女 /203
- 第二十五章 王山木掉进深渊 /212
- 第二十六章 曾盖的潇洒生活 /219
- 第二十七章 最后一击 /224
- 第二十八章 沈宏出手救怀瑾 /229
- 第二十九章 牢狱的滋味 /238
- 第三十章 邂逅的喜悦 /247
- 第三十一章 单身汉刘怀瑾的第二春 /253
- 第三十二章 那个夜晚将永远铭记 /259
- 第三十三章 只爱人间不羡仙 /266
- 第三十四章 老伴儿是个宝 /273
- 第三十五章 矿难卷起浪千层 /283
- 第三十六章 你的痴情有人懂 /295
- 第三十七章 瑜韵重逢 /300



第一章



西彤市来了新市长



2004年的8月21日，早上7点多，西彤市琅洞锌矿。

新来的矿工王山木怀着紧张而又新鲜的感觉下井了。

老矿工大苟拍拍他的肩，安抚他：别紧张，山木，你跟着我就是了，保你没事儿。

大苟带着山木，用风钻向着矿壁打去，不一会儿，他们的前胸后背便冒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。工间休息时，大苟对山木说：今天有点儿不对呀，瓦斯味重，你觉得吗？

山木没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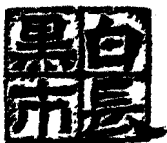
大苟说：你到那边的豁口去给我拿点儿水来。

山木赶紧去拿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场大灾祸横空而至。

一位青年矿工，在休息前使劲挖了一镐。铁镐碰到坚硬的矿石，“当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随即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挟着浓烈刺鼻的煤气味，刹那间将矿坑淹没了。

冥冥中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将山木推了一下，使他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矿坑里一片漆黑，黑暗和孤独带来死亡的恐惧。他开始喊叫：大——



苟！大——苟——师——傅！

没有回音，没有任何声音在这个时候给他一点点的安慰和希望。一切仿佛都死绝了。

山木是西彤市大坳乡笔架山村人。因家里经济拮据，读完初中以后，他便外出打工供弟弟山石上学。山石去年高中毕业时，他已经 25 岁了。

山木有一个女友，是泥雀山村的青水英。他们本是初中同学，相识相恋了 6 年。由于贫穷，由于要送弟弟读书，他们一直没有结婚。他们尽管常在一起，甚至同睡一室，可山木至今都没和女友睡到一张床上去。在城市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但在他们，却非常自然。

山木要到矿山去挖矿，水英不同意，她知道挖矿的人都是今晚能见星星，不知明早能不能见太阳的人，但山木下定了决心，说：英子，我们家太穷了，你太苦了，我去赚点钱回来，就可以体体面面地把你娶回家了；要是我回不来了，你就找个好人家，另嫁吧。

水英却说：你可不能死到那个地底下去，我要一直等你，一直等！

他回到家，见到水英，抱着她号啕大哭，水英忙问怎么回事，他花了好大一阵工夫，才将事情的前前后后讲了个大概。

我还真不能让自己死了，我要死了，你怎么办啊？

一席话，说得水英直抹眼泪。

山木又说：我那些弟兄们死得太冤了。50 多条人命啊！矿老板真他妈的心黑！

然而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有关“8·21”琅洞矿难的消息还是辗转传了出去。省报记者白格明悄悄来到琅洞采访。他从老乡口中得知了一个消息：“8·21”矿难有一位幸存者叫王山木。根据掌握的线索，他直奔山木的家乡。在大坳乡笔架山村，他看到了山木家门上的大铁锁。不畏艰难的他又追踪到西彤市，终于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在那儿打零工的王山木。

可是白格明早被环球矿业的人盯住了。当他们在餐馆后的小院里谈话的时候，环球矿业的“保卫科长”利三斧带着一帮人冲了进来，山木吓得溜烟从后门逃走了。白格明亮出了记者的身份，可仍然未能免去一顿暴打。

山木气喘吁吁地逃回租屋，把事情给水英简单说了说，找出几件衣服就要走，水英泪眼婆娑地望着他，山木说：你要是一个星期还没得到我的消息，我就肯定不在人世了，你就不要再等我了。

他们住在 6 楼。山木刚走出房间，便听见了杂沓的脚步声，他三步并



两步地上了7楼，再从7楼跑上天台。

利三斧带着几个打手气势汹汹地冲进房里，朝水英吼道：王山木在哪儿？水英答：回了趟家，又走了。

琅洞矿难发生的这天，西彤市来了位新市长——刘怀瑾。

刘怀瑾接到调令后，回了趟家。那天正好是母亲韦蔚的生日，又凑巧他的大弟怀玢、二弟怀瑜都在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人亲骨肉香，乐莫乐兮。

怀玢在刑警学院读硕士，三年寒窗，早已经留校任教了；学广告的怀瑜也从某名牌大学毕业，回到家乡之城想闯一番天地。他还带回了他的漂亮女友——英语专业毕业的倪思韵。

这天，重点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刘丹直，过得比任何节假日都要快乐兴奋，他破例多喝了几杯红酒，有点微醺，言道：我刘家的子孙不愧高祖的后代，都争气，都是社会栋梁，老爸我在这瞪大眼看着你们，都把路给我走正了！

藏在天台的山木战战兢兢地等到了夜晚的来临。他回到租屋，再次和水英告别后，便用一顶破帽低低地压住眼眉，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去。可他哪里想得到那些人早在门外候着他呢。他刚走到街上，便被几个男人从后面揪住，他喊了声“救命”，嘴里就被塞进了一团破布，再也喊不出来了。他被半拖半抬地塞进了一部面包车。

在市郊，几个马仔给山木上了背铐，又用胶纸将他的嘴里三层外三层地封上，然后将他倒着扔进了一个土洞里，再盖上厚厚的大石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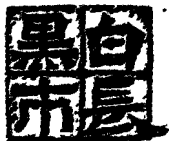
上了车，一个小兄弟问：斧哥，干嘛不把他给做了？

利三斧答：我可不想自己手上沾太多的血。干咱们这行的，能积点阴德就积一点，不然将来死了都见不着爹娘！

利三斧一星期后去察看，洞上麻石被掀开了，洞内没有人。

西彤是西平市下辖的最大的县级市，矿业大市，人口百万，经济实力雄厚。怀瑾那天下午和西平市委书记廖原长谈，晚饭后才动身赴西彤。他的车到达西彤的大街已经是8点多钟了。车过北京路，忽然一辆梅塞得斯-奔驰600闪着一排炫目的红色尾灯，飞一般从他们的车旁疾驰而过，随怀瑾上任的市府办主任龙翔说：嗨，这是谁的车，这么牛？

专程送怀瑾的西平市委副书记孔令信一笑：西彤这地方有钱的矿老板



多着呢，有什么奇怪？

话说到这儿，孔令信的手机响了，他接听：是湘军呀，我们已经到了。什么，在西彤大饭店设宴接风？我们可都吃过晚饭啦，你这个家伙财大气粗，有钱没处花是吧……唔，看在刘市长的分儿上，就破个例吧。

怀瑾能感觉出孔令信对李湘军的喜爱。

合上手机，孔令信说：是你们的书记李湘军，在酒店等我们呢。怀瑾啊，你到西彤，要和湘军书记好好配合，干出点儿事来。

好，怀瑾答。

奔驰车引得交警开着摩托车猛追，到天元东路才被截停，交警还没开言，车后窗降下，一只瘦削的脑袋探出来：怎么啦，警察叔叔？

交警一看，是曾盖。

又是你？开那么快，不想活了？

哪儿能呢，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曾盖答。

罚两百，交警说。

怎么能这样，警察叔叔？您这是执法不力呀，一定要罚五百嘛。

利三斧从车窗口递出5张百元大钞。

仗着你钱多，是吧，交警说，只从中抽出两张。

拜拜啦，曾盖潇洒地挥挥手。

他唱着：我在马路边，捡到两百元，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……

当天晚上，怀瑾暂住西彤市委招待所。

读完几封群众来信，怀瑾听到有人敲门，市委办副主任杨之光敲门进来，说：刘市长，矿业公司分红了，您在这儿签个名吧，拿钱呢。

什么钱？怀瑾问。

是这样：市里有一个矿业总公司，负责全市所有大小矿山开采的资格审定，并且收取管理费，这是一笔不小的钱。市委决定，所有市机关公务员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扣除100—200元，算做入股的股金。书记、市长每月交200元，分红5000元，副职每月交180元，分红4500元，其他依此类推。凡是交了股金的，就可以参加分红。

可我并没有交纳股金呀！而且，这是不是党政干部利用手中权力，变相从事商业活动？

这……杨之光一时没能回答上来，稍顷才说：这几年一直是这么办的。



您刚来，还没时间交股金，财务会按时从您工资中扣除的。分红您照拿呗，以前几任市长都是这么拿的。

小杨，怀瑾说，钱你暂时搁着，我问问李书记再说。

不一会儿，李湘军来了，说：你初来乍到，我来看看你啊。

怀瑾赶紧起身让座。

寒暄了一会儿，李湘军说：西彤这个市长已经空缺有半年之久了，弄得我是党政一把抓，累呀，你来了就好了。又问：刘市长，你哪年生的？

怀瑾答：61年。

李湘军说：才刚43岁嘛，前途无量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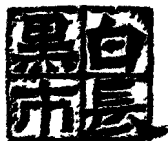
怀瑾也问：你呢？

李湘军答：52年，52岁了。我是个农村孩子，不比你呀，高干出身。怀瑾谦虚回道：不是什么高干，知识家庭吧。你靠自己的奋斗走到今天，不易呀。

李湘军觉得这话很对味儿，态度便热情了一些。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本市矿业的情况，怀瑾听得很认真，听完，少不得赞了几句成绩伟大之类的话后，接着问：据我所知，全市真够安全条件、核准开采的大小矿山只有七八家，但开工的却有百余处，弄得事故频发，名声在外，我在省里的时候就听说西彤矿难多，死的人不少，是这样吗？

李湘军答：也没那么严重。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，如果拿欧美的标准衡量，我们这里就没有一处矿是可以开工的，大量的有色金属就只能躺在地下睡大觉。挖矿嘛，挖进地底下五六百米甚至上千米，摆到地面上就是一二里路啊，地下的情况又复杂，瓦斯，地下水，防不胜防，死人的事其实是根本避免不了的。死了人，矿主负责赔偿，家属不闹事，就行了，我们管得着吗？如果我们硬要去插一手，那是两边不讨好：矿主认为我们断了他们的财路，对我们反感；农民认为我们断了他们打工挣钱的路，他们也反对。是啊，我们是同情那些矿工，一不小心就把命丢了，可是我们不能忘记，一个农民种地，一年能挣的钱只有1000多块，而挖矿，一年能赚1万多哪！至于那个“死”字，矿工里流行的一句话是：“死了我一个，幸福一家人！”你想想，死一个矿工，矿主赔3万，家人拿了这笔钱，可以盖一栋红砖房了呢！这不就实现了祖祖辈辈想住洋房的理想了吗？这不就是“幸福一家人”嘛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矿山死人不断，但矿工却总是源源不断了。

当然，这些话不能摆到场面上讲，只是我们两个人交交心而已。我说的可能有背原则，不过是大实话！



怀瑾说：你是个直爽人，我也喜欢直爽人。我承认，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，不过安全生产的事，我们还是得抓呀！

李湘军稍稍沉默了一下，才说：这事情挺难的。矿产公司除了市直属的这一家是国营的，其他都是私营公司，国营的并不直接挖矿，而那些开矿的私企老板只顾赚钱，谁会管什么安全生产？

我们来管啦，怀瑾说，市委、市政府应当把这件事好好管起来。

话是不错，李湘军说，可市委、市政府不可能拿钱去帮私企老板建安全设施呀。坑道的背覆支撑，防水，防瓦斯，通风，都是要花钱的，而且还不是几个小钱，要花很多钱呢，那些老板不肯掏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
好办，怀瑾口气坚决：他不投资搞好安全设施，我就取消他的挖矿资格。

李湘军仍然摇头：取消，好办啦。一天时间，我可以调动全市公安武警，把所有的矿山都封掉，这非常容易。可矿山封了，市里的税收也没了，财路也断了，地方财政没收入，什么事都干不成，几千名干部没工资发，那还不造反？

还有，你封他矿，他一段时间可以不生产，不过，你不能守他一辈子吧？你那边工作组一走，他这边就启封开矿，你能怎么着他？把他们都抓起来？

怀瑾听到这儿，已经大体了解了李湘军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，知道谈话到这儿就算可以了，便说：老李，谢谢你跟我交心，我呢，对情况还不了解，我想抽几天时间，到下面去看看，你看可以吗？

李湘军很爽快：当然可以呀。不过，我只能给你一周的时间，一周后必须回来。

怀瑾问为什么。李答：根据上级安排，30号凌晨1点开展“扫黄打非”统一行动，以净化社会环境，迎接新中国成立55周年。你我是党政一把手，要坐镇指挥的哟。

怀瑾道：好，我29号前赶回来。

李说：派几个人跟你一起去吧？

怀瑾说：我打算带上魏严武和龙翔，他们也都是初来乍到，下去走走有好处。

李湘军正要走，怀瑾又问：老李，那分红是怎么回事？

你回来以后，我再向你详细解释。

魏严武，新任公安局长，是西平市委书记廖原为怀瑾履新特别配给他



的一位正直廉洁的老同志。龙翔，廖原的秘书，这回被派到西彤市担任市府办主任。

怀瑾、魏严武、龙翔，乘一辆三菱越野车出发了，龙翔开车。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，他们把第一站定在十八盘。

西彤市的地形东部平坦，西部高峻，西边一溜高山绵延贯穿于整个西彤市，而十八盘则是西彤的主要有色金属产区，在大规模开采前，那里可说是“一锄下去就见金”的肥美宝地。20世纪90年代，改革开放之风劲吹，那里一下子聚集了几千人挖矿，大大小小的矿山共一百多处，经过几年的血火洗礼，强胜弱汰，到1996年就只剩下最强势的三家：曾铁浪，沈孝先，曹国安。1999年，李湘军从地矿局调任西彤市长后，将十八盘方圆大约50公里的矿区分成三片拍卖，曾铁浪得了东片，沈孝先得了西片，曹国安得了南片。

市委、市政府坐落在西彤市的东南方，怀瑾他们从南边出发，最先到的地方便是曹国安的南片矿区。

越野车疾驰。将近11点，一个小村落隐约浮现于前方。在村口停车后，他们一行下了车，有几个村民围上来探听，得知是新任市长来矿区了解情况，一位中年男子便自我介绍说他就是村委会的会计，请怀瑾他们到村委会去喝杯茶。

怀瑾说不用了，我们就是来随便看看的，就在这坐坐吧，说毕，找了一块石头坐下了。

来围观的好奇村民越聚越多，但大多是女人和小孩，怀瑾问会计：你们村是女人多男人少啊？

会计答：男人都挖矿去了，平时都不回来。

怀瑾和村民们闲聊着，问：生活好不好？除了挖矿，还搞不搞农业？挖矿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孩子们上哪读书？上学路远不远？……

正谈着，魏严武忽然按住自己的胃部，轻声哼叫起来。怀瑾急切地问：老魏，你怎么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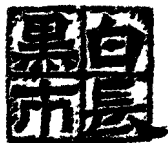
老毛病了，胃溃疡。

赶紧上医院，怀瑾说。

做刑警的，一有案子就得马上走，一干起来就没个时间，吃饭是从不能按时的，落下胃病的大把多，龙翔说。

车向最近的大坳镇开去。在大坳镇卫生院，医生给魏严武开了胃药，青霉素点滴消炎。

怀瑾一直守在魏严武身边，魏严武心中不安，说：刘市长，您就别管



HEIBAISHIZHANG

我了，你们只管走吧。

怀瑾不语，握握他的手，示意他安心。

魏严武要上厕所，怀瑾就用双手帮他拿着吊针架，边走边输液，魏严武双眼有点湿。

输完液，魏严武的疼痛减轻了一些。他们走出卫生院，龙翔说要把汽车开到加油站加油，让他们在那等一会儿。

这时，一个老妈妈拄着根拐杖，蹒跚地边走边喊：儿啊，你快回来呀！你快回来呀！

一个年轻女子，快步从后面赶上，一把扶住老妈妈：妈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啊。

老妈妈仍然高喊着：儿啊，你快回家啊！声音苍老而嘶哑，如失伴老雁。

怀瑾大步上前，扶住老人，问那年轻女子：她怎么啦？

女子答：儿子死了，她疯了。

怎么死的？

挖矿呗，出了事。

将老妈妈扶回家，怀瑾和那女子交谈，才知道老妈妈是她的婆婆，她自己叫映红，守寡已经一年多了，娘家来人要接她回去，择人另嫁，她没同意。

我要走了，我婆婆就只有死路一条，映红说。

怀瑾对魏严武说：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，没钱，文化也不高，但……带你妈去看医生了吗？怀瑾问。

看了，映红说，矿上给的钱都做了医疗费，花光了，人还是好不了。

老妈妈坐在床沿儿边，映红端来一碗稀粥，用勺喂老人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。

怀瑾双眼湿润。他将身上的钱全掏出来，放在床头，对映红说：给你妈买点吃的。

映红不愿收，魏严武说：这是我们刘市长，你就收下吧。

这时屋里屋外都站满了村民，他们看着这一幕，个个无语。

一个穿一身旧军装的中年男子，忽然站到人群前面，喊了声：刘市长！

怀瑾说：你有什么事吗？

那男人大声说：我告诉您啊，西彤的一个大恶霸，矿区的一个大恶



霸，就是曾铁浪！

怀瑾看着他，一时不知如何答话。

您知不知道嘛？那男子追问。

怀瑾答：不知道。

你哄人咧！在西彤，谁个不知道曾铁浪？

龙翔说：老乡，刘市长来西彤刚3天。

哦，那就对不住了哦，男子有一丝歉意。

不要紧，有话你只管说。

男子愤愤：这个恶霸不除掉，我们老百姓没得安宁日子过。

怀瑾道：好，你的话我记住了。

那男子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：你们领导到底市长大，还是书记大？

怀瑾说：谁也不比谁大，看谁理大。

男子说：刘市长，您这是哄人的话。我们西彤人，谁不知道李书记大？他一手遮天呢。我们这里传一句顺口溜：“十八子，十八子，升官发财由他指，叫你死，你就死！”这里的“十八子”指的就是李书记。

怀瑾来西彤后，听到的关于李湘军的评论有一些，但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顺口溜，而且如此直截了当，震动人心，很是意外，但他不便表示什么，便说：好啦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，谢谢你，老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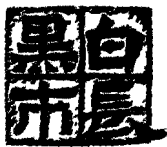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车里，怀瑾心情沉重，一言不发。

魏严武问：市长，怎么啦，难受？

龙翔说：市长心太软，看不得老百姓有冤屈噢！

怀瑾他们登上车，车开动时，村民们竟挥着手，追着车，送出了好远好远。

在车上，怀瑾说：有人告诉我，说矿难中死人是“死了我一个，幸福一家人”。让他来看看，这家人幸福在哪儿！失去亲人的痛，是永远都难以抚平的，区区两三万块钱，就以为是给农民的大恩惠，真是岂有此理！



HEIBAISHIZHANG



书记市长深夜倾谈

第二章



怀瑾一行回到市里时，是 29 号傍晚。他给李湘军打了电话，说他回来了。

李湘军吃过晚饭，正在家看报纸，忽然想起一点什么，就打怀瑾手机，邀他晚上 8 点到自己家里喝茶，怀瑾答应了。

正在此时，杨之光陪着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来访，这是事先约好的。

那男子是西彤市远窑乡的副乡长，叫陈金元。

陈金元一见李湘军，便热情地叫了声“李书记！”，然后主动伸出手来要和书记握手，李湘军只淡淡说了句：坐吧。

陈金元坐下来，十分谦谨地说：李书记，我们乡请您题字的事儿，您看……

哦，已经写好了。之光，就在书桌上，你去拿来。

杨之光到李湘军的书房里将一个纸卷筒取出来，展开，上面是李湘军手书的“远窑乡经济技术开发区”十个大字。

太好了，写得太好了，陈副乡长每一丝脸部肌肉都焕发出笑意：这可是您对我们远窑乡最大的关怀呀。

这倒不假，李湘军说，我是看你还算懂事，才给你写，好多人求我的



墨宝我都不给。

对，对，以后呀，您可要多到我们远窑乡去视察视察，陈金元说，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这是您的稿费，他边说边将一只密码箱打开，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十沓钞票。

杨之光赶紧将箱合上：行了，行了，不就10万块钱吗，还想开个展览会呀？

李湘军挥挥手：好吧，以后我有时间，会去你们远窑看看的，你呢，就好好做事，刮农民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不要把他们逼急了，给自己惹麻烦。

李书记，是不是上面又收到告我状子的信了？

李湘军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敷衍道：有也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摆平的。好了，你先走吧，我还有事。

陈金元知趣地赶紧告辞。

他刚走，杨之光就说：李书记，三汤镇的凌副镇长想见您，见不见？他有什么事？

他们镇长病了，肝癌，怕是凶多吉少，他想扶个正。

不想当姨太太了，要当夫人？李湘军大笑，好啊，我可以满足他呀，不就一个镇长嘛。

他给了这个数，杨之光伸出三个手指头示意。

3万？

30万！杨之光更正。

这还差不多，李湘军说，见就不见了，你把钱收下，把他的资料送我办公室，我明天叫齐部长办一下。

还有什么事吗？李湘军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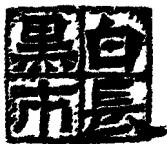
我这儿有个名单，都是想挪挪位子的，杨之光说，同时将一张16开大小的纸递了过去。李湘军接过，瞄了一眼，见上面写的是：姓名，性别，年龄，现职，求职，每个栏目的最后一格注明了该人愿出的买官费，总共有19人之多。

李湘军说，这么多人，要我一个个见，我会累死，小杨，你呀，自己掌握得了：乡镇一级15万，县级30万。

杨之光道：好的！

正要告辞离去，李湘军说：小杨，等等，他打开那只密码箱，从中抽出一沓钱丢在桌上：这是你的。

杨之光说：李书记，我，就算了吧。



算什么？叫你拿，你就拿着，还跟我客气？

那，就谢谢李书记了！杨之光接了钱，放进自己的公文包，告辞走出去，恰好李湘军的儿子李东安从外面回来，李湘军说：东安，去看看你妈。

我知道，东安说，爸，您就别搞那些表面工夫了，好吧？我心里有我妈，这就够了。我就怕您给我找个后妈，比我妹还小！

李湘军将手指放到唇边，示意他噤声。

行了，东安带点嘲弄的表情：其实我也挺同情您的，平民百姓摊上这种事，想离就离了，您呢，还得把这戏演下去。您要保住官位。保住了，对全家人都好，我也就不为难您了。不过，他放小声音，您泡妞的时候，注意保点密，行不？

李湘军道：我哪儿不保密啦？

刚一出口，他就知道说漏嘴了，这不等于承认自己在外真有女人？

于是赶紧挤出一句话：这孩子，净瞎说！

李东安“扑哧”一笑，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卧室里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东安！东安！

李湘军赶紧走进去：纯啊，有事？

叫东安来！

东安听见妈的召唤，走了进来。

不许对你爸没大没小，李妻说，他容易吗？他在外面有个把女人，我没意见，是我叫他找的，他肩上担子重，你要多体贴他啊！

好，好的，李东安一边答应，一边走进自己的房里。

正当这时，门铃响了，保姆阿芳去开门，怀瑾站在门外。

来来，快来坐，刘市长，李湘军热情招呼。

怀瑾用眼扫视，见李湘军住的是四室两厅的套房，大约150平米，不算豪华，客厅挂着一副对联：“铁肩担道义，铁手著文章。”是李湘军的手书，豪放，大气，字迹遒劲有力。

但怀瑾的感觉是：功底差。这是一些习书人常见的毛病：太相信悟性而忽略长期的扎实的基本功，学书没多久就想在书法天地自由飞翔，路没走好，急着跑。

怀瑾说：老李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高雅爱好呀！

李湘军说：我喜欢书法，学过颜、柳，也临摹过米芾和王羲之，不过我没多少耐性，学两下子就丢，后来看到明代董其昌的字，喜欢他的豪